

“福瑟的书写吸引着读者,是能让读者消失于其中的东西,就像黑暗里的风。”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这么评说他曾经的写作老师。

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1959-)以剧作家之名蜚声国际,起初他甚至不肯写剧本,只醉心于诗歌和小说创作。1993年他应邀创作第一个剧本,因为太缺钱。而对很多挪威人来说,福瑟是小说家,1983年以《红,黑》登上文坛,1989年秋借《船屋》在挪威取得突破。迄今他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小说,40多部戏剧,作品译至40多种语言。在完全以剧作家身份工作多年后,他回归小说创作,《三部曲》摘得2015年北欧理事会文学奖。《七部曲》之VI-VII的英译本《一个新名字》入选2022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三部曲》

《三部曲》是三个短篇小说单行本的合集,约200页。就情节而言是三段彼此渗透的故事,是阿斯勒和阿丽达想逃离艰难的旧世界、求安宁却难如愿的故事,也涉及后代的生活轨迹。

第一部“无眠”。阿斯勒和阿丽达在比约文(卑尔根旧称)街头走来走去,肩头背着全部家当。他们已走了几小时,想寄宿却四处碰壁。这对17岁的情人来自迪尔吉雅。借着对往昔的回忆和两人的对话,这里那里蹦出的只言片语,透出他们如何结束了在故乡的日子:阿斯勒继承了早逝的父亲乡间小提琴手的饭碗,走东串西,在乡民聚会上拉琴,他和阿丽达相遇,彼此找到一生挚爱。母亲去世后,孤苦的阿斯勒以船屋为家。而阿丽达和母亲关系紧张,或因阿丽达长得像抛弃家人的父亲。怀孕的阿丽达被母亲赶出门,搬去与阿斯勒同住。屋主要收回船屋。阿斯勒偷了屋主的船,阿丽达从母亲那里偷出钱和食物,两人驾船到比约文求活路。人们发现船主死了,阿丽达的母亲也死了。眼下,冒着大雨走在比约文的街上,没人收留他俩。女子颜塔愿阿斯勒进屋却推开阿丽达。随着阿丽达分娩在即,阿斯勒强行闯入一位老妇家,老妇谜一般消失,阿丽达生下儿子西格瓦尔德,和阿斯勒父亲同名。

第二部“奥拉夫的梦”。眼下阿斯勒和阿丽达带着儿子住在城外,阿斯勒给自己和阿丽达更名改姓,他叫奥拉夫,她叫奥斯塔。卖了小提琴的奥拉夫进城买婚戒。一个戴灰帽的“老头”缓缓走在他前头。“老头”说,“阿斯勒,我有事要问你”,还说,“我是因你才到这里来的”。这“老头”为何突然出现?为何指认奥拉夫是阿斯勒?奥拉夫急于摆脱,打算办完事尽快回到阿丽达和儿子身边。他果真甩掉了老头,可他踏入酒馆,见老头坐在那儿喝酒。叫奥斯高特的男子也在。老头絮絮叨叨,勾勒出迪尔吉雅血案:一个渔夫给杀了,一个老妇死了,她的一个女儿不见踪影。老头直盯着奥拉夫说:“一个叫阿斯勒的在渔夫被杀前住在船屋里,你住在船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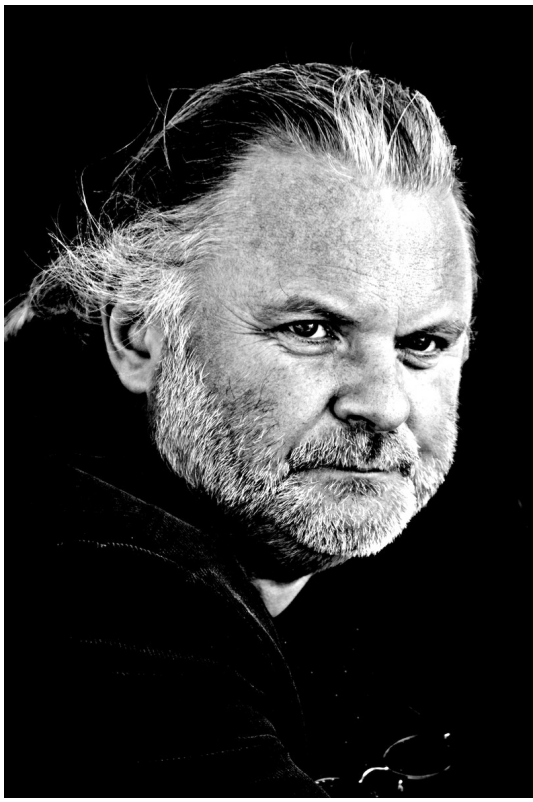
奥斯高特刚买了手镯,有最黄的金子和最蓝的珠子,是奥拉夫见过的最好的东西。本想买婚戒的他买下同款手镯,中途再遇颜塔。其后,几番摆脱“老头”追踪的奥拉夫找到过夜处。奇怪的是,女主人是颜塔的母亲,“老头”的妻子。“老头”死死揪住奥拉夫。将被处以绞刑的奥拉夫想念阿丽达和儿子。最终,一只麻袋套在他头上。奥拉夫本打算立刻回到阿丽达和儿子身边,可他的过去追上了他,啤酒、女人和命运把他推上了绞架。

第三部“黄昏”。阿丽达的女儿阿乐斯年事已高,在老宅,她看见多年前跳入大海的母亲,阿丽达往昔的意识浮现。那时她带着儿子进城找失踪的阿斯勒,遇到老乡、渔夫奥斯莱克,这人给她吃的,这人指着一处岬角说,“几天前,一个来自迪尔吉雅的人就挂在那里,他在那里,他叫阿斯勒,你很了解他”,还说“也许你自己就在那里,如果不开比约文,你也会给绞死”。阿丽达跟着奥斯莱克的船回到他在故乡的家生儿育女。西格瓦尔德长大后成了小提琴手,有个女儿,女儿生了个儿子叫约恩,是“出版了一本诗集”的小提琴手。这约恩和喜欢拉小提琴并创作诗歌的约恩·福瑟十分吻合。《三部曲》主要的行动线是阿丽达临盆,遍寻找住处不得,终产子;奥拉夫买婚戒,被指杀人犯,处绞刑;阿斯勒被绞死,阿丽达得手镯,跟随老乡亲生活,育后代。凝练的文本浓缩了几世纪里几代人的事。情节不复杂,叙事却不简单。

原型和母胎

创作往往有母胎,只是不同的作家有自己的创新。

第一部的阿斯勒和阿丽达酷似约瑟夫和玛利亚,穷苦、无家,女人临盆,只是阿斯勒似乎背着



约恩·福瑟

命案,文本便成了侦探和仿福音故事的混合体。福瑟2013年皈依天主教,此前他也一直将笔下人物摆在宗教和世俗间考察。如果说孕妇、杀人、漂泊是常用元素,圣经更是他的文学养分的重要源头。

第二部和挪威中世纪民谣“Draumkvædet”相关,这部挪威文学珍宝,字面意思是“梦之谣”,记录了奥拉夫·奥斯特松的梦中景象。这个人在平安夜睡着了,睡了整整12天,到第13天的主显节才醒。他立刻到教堂去,在教堂门口讲述自己的梦。在梦里,他沿死者所走的路穿过沼泽和荒原,到达通向亡者国度的桥。他看到炼狱、地狱和天堂,看到基督也看到恶魔。他见证了审判日,见证了灵魂被摆在天平上称量。通往死者国度的桥叫“吉欧尔桥(Gjallarbrua)”,这是前基督教北欧神话中冥河桥的名称。恶魔叫格鲁特·格洛斯特耶,这是北欧神话中对奥丁的称呼里的一个。这部民谣因而被认为可追溯到挪威基督教信仰与北欧神话并存的11世纪,它思考了死后的生命。

第三部中,那催命的老头和亢奋地看绞刑的民众坚信“杀人者必被杀”,暗合《出埃及记》及《申命记》里有关惩戒和诅咒的内容。

模糊而循环的时间

《三部曲》事件发生的时间不确定。起初像19世纪,却残留着17世纪风俗,后来进展到20世纪30至50年代。福瑟或许有意识虚化了年代,以便展示那些亘古不变的事物。但他把一个和自己同名向身份的安在阿斯勒重外孙位置上,不免让人向上推演故事的年代。正如小说里有太多似有若无,阿斯勒是否杀了三口人,重外孙约恩是否作家福瑟都是悬念。

此外,“过去”、“当下”及“后来”之间无特别界限。表面所能理解的现实世界被其他因素干扰,置身其中的人不时地身陷幻境和幽梦。幻觉、梦境和清醒时分的知觉相渗透。事件带着细微变化复现,时间不是线性而是流动和循环的。

本来时间可以是客观的,钟表可示的,时间却因作家的表现力而变得复杂。《三部曲》里的时间体验像大梦一场,像大梦里套着不止一个小梦。(五)参赛作品体裁为小说,字数控制在2万字以内。(四)参赛作品必须为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严禁使用高仿、代笔、抄袭他人作品参赛。否则造成任何法律纠纷或责任,作者自负。如因参赛者的抄袭、侵权等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负,大赛主办方有权在任何阶段单方面取消其参赛及获奖资格。(六)参赛作品一律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指定投稿邮箱为:yqkehuanwenxue@126.com,邮件主题务请注明“青少年科幻征文+作品题目+作者名字”(如:青少年科幻征文+《三体》+刘慈欣),不以此例备注者,一律视为无效稿件。稿末请注明作者真

我是奥拉夫,我不是阿斯勒

尽管老人一再指认,奥拉夫始终咬定“我不是阿斯勒”。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喊道:“我是阿斯勒!”

福瑟笔下的人物名帮助营造着超现实主义氛



蓝翅街笔记

约恩·福瑟的《三部曲》:

阿斯勒的命和梦

□王 晔



《三部曲》挪威版书封

围。且不说阿斯勒、阿丽达、阿乐斯等名字的相似,也不说西格瓦尔德等名字几人共用。阿斯勒让自己变为奥拉夫,也让他在这一行为里迷失了部分乃至全部自我。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名字也影响自我认定,因婚姻更名或因移民而选择具本土色彩的姓名都反映着内心变化,表达着对过去的告别或对明天的希望。这人不复是从前的人,对历史的否定带来对生命根本的动摇,又往往为当事人始料未及。否定不能彻底完成,如历史不能彻底抹去,这注定了奥拉夫的悲剧,他无法逃脱阿斯勒这个名字的命运。奥拉夫和阿斯勒像一个人又像两个人,更可能是连体人:有时想挣脱彼此,有时抱头痛哭,有时面面相觑。阿斯勒是历史不清白的“我”,奥拉夫是清白的“我”。怀揣生活新梦的奥拉夫和背负创伤记忆的阿斯勒紧挨着,“我”是“我”,又不是“我”。

阿斯勒是否真犯了罪,小说只给暗示,从无清晰说法。却以一种神奇方式,或是借助意识,让“老头”和奥拉夫共享秘密。“老头”的意识会与奥拉夫的意识相连呢?“老头”可以是实在的居民,也不排除他是奥拉夫部分意识的化身。“老头”的指控是奥拉夫的自我指控,自我审查的意识让他陷入精神困境,致自己于死地。

流动的意识

如果说“老头”折射了奥拉夫的心理创伤,拉客女颜塔则反映出阿丽达的心理创伤。颜塔对阿丽达的拒绝,颜塔母亲对女儿的辱骂,都让人想起阿丽达母亲对女儿未婚怀孕的排斥。

福瑟关注意识,让意识推动文本。叙事焦点在阿斯勒和阿丽达的视角和感知间切换,第三部加入女儿的视角。意识跳跃在不同的人物和时间层面,“过去”、“当下”及“后来”在叙述的不同阶段换位,搭起一座意识的迷宫。

意识突兀或飘走,像魂飞魄散。过往、当下及后来是否果真存在、如何存在模糊不清,完全清晰的是瞬间,整体并非落在现实大地。福瑟关注的不是现实,而是借游走的意识让多重镜像、空间和时间的相渗透。奥拉夫在瞬息里被拉到不同时空,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掌控着他,这是文学手法取得的效果。然而时空混沌感和瞬间的痛感符合普通人的现实体验,一个有所经历的人难免体会过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今日之我是否昨日之我的感受,而那些瞬间,仿佛自己的,仿佛别人的,却可以鲜明到锐利。

奥拉夫给抓走时,颜塔拿着手镯感谢他的礼物。阿丽达走向奥斯莱克的船,途中捡到手镯,听



《三部曲》话剧剧照

到阿斯勒说,这是他给她的礼物。

此前阿丽达预感阿斯勒若和一女子有瓜葛便会发生可怕之事。阿丽达知道女子的发色,不明白为何知道,可她就知道。“不明白为何,可就是知道”以及借意识转换的方法运用频繁,有时略牵强。

不管怎么说,《三部曲》里,“以前”、“当下”和“以后”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意识在大转盘的命运场上滚动,偶尔飞出又返回,交错又分离,总有吸铁石存在,让人的意识处于不能日日相伴又从未永远分离的状态。有平行的故事,有未明说的话语和空白处的深意,有亮处背后重要的暗处,与有姓名的人物一样关键的无名氏。阿斯勒上绞架之事的另一面是阿丽达在另一时间和同一空间拾手镯。靠不同意主体呈现的一切很主观,主观意识的全体从不同角度相补充,构成近乎客观的全貌。不过,福瑟对客观本身显然并无兴趣。《三部曲》没有显性叙事者,所有显在或潜在的主观感知都在福瑟操控下。从表面看,人物沉湎于意识,因为意识,阿斯勒和阿丽达实现了精神一体。

意识的内在世界与可触摸的外部世界一样真实,乃至更真实。阿乐斯将羊毛毯围拢在身边,她坐在阳光下,看着窗外,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而后她看到阿丽达,母亲,坐在自己的客厅,就像阿乐斯现在坐在自己的客厅,接着她看到阿丽达站起身,缓慢而僵硬,慢慢走着,步子很小。阿丽达的重现可能源自阿乐斯的幻觉或想象,也可能,阿丽达的意识和灵魂没有走远。

福瑟说过,“我必须走到自己思想的边界,跨越这些边界”。他认为敢于跨越对写作至关重要。也许正因这样的自觉,他的人物走在意识的边界。不同时空的意识漂在一起,“当下”成了向“此前”或“此后”延展的现在。

阿丽达和阿斯勒一起走向新生活时,她感到死去的阿斯勒在风中,在小西格瓦尔德和她自己身上。阿斯勒对她说:“我和你在一起,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所以不要怕,我跟着你。”在福瑟笔下,流动的意识打破了消亡和休止。世俗世界充斥着罪恶和暴力,但阿斯勒和阿丽达被奇妙的力量推动着,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未被彻底消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救赎和重生。

意识流动在《三部曲》中主要通过梦境和昏睡实现。主人公睡时比醒时多。奥拉夫被俘,在梦里,他抓住了儿子的手。阿丽达始终疲惫,孕期如此,产后也是。在瞌睡和沉睡时,她见到古怪的人,感受古怪的事。小说主要通过阿斯勒和阿丽达的视线看人群看街道,可他俩常在梦中,被其他意识干扰,他们看到的一切缺乏客观性及可信度,加大了

文本的迷离氛围。梦与清醒的当下相渗透。“阿丽达,站在窗前,站在她的厨房的窗前”,死去的阿丽达影响着活着的女儿的当下,以致母女手拉手步入大海。

最金黄的手镯

手镯,从颜塔的手到阿丽达的手,形成了第二和第三部的联系。

阿丽达戴上手镯,听见阿斯勒说,她应该和奥斯莱克一起走,她便默默跟着奥斯莱克走。为何福瑟让阿斯勒买下手镯而非计划中的婚戒呢。买婚戒是为改变人们对他们同居生子的印象,让他们做成“体面人”。因为阿斯勒给绞死,他和阿丽达这一生终究没能缔结俗世的婚姻关系。婚戒是一对,一只手镯回归比一对婚戒的回归更有可行性。手镯上镶嵌的至蓝的珠子让人想起海水。手镯或也能唤起对手铐的联想。

手镯从颜塔的手到阿丽达的手暗示了关联。颜塔的母亲骂她婊子,在社会的视线里,颜塔不贞,而阿丽达因未婚有孕也让她母亲觉得丢人。

重复和节奏

对重复和节奏的兴趣渗透在福瑟整个的写作中。在不同作品里,他重复使用相同的人名、地名、元素和主题。如阿斯勒、卑尔根、孕妇、时间的流逝、失落与悲伤、生与死等。

而在《三部曲》中,如第一部,支离破碎、类似舞台剧的对话中有大量重复的短语,絮叨的言语带着微小变化,变化给出不同意味,带出意义和节奏的递进。几十页都在絮叨就要分娩,想投宿却碰壁之意,一再重复,把人物内心的压迫感推到最高。重复生出复杂性,仿佛冬春气温的变化,进一步、退半步,再进两步。

除了重复短语也重复事件。如杀人案、买手镯、上绞架,事件在不同时段、不同人的重复叙述里呈现出角度、内容、节奏和情绪的不同。重复让事件更神秘,事件因重述而重演,好像有些事是注定的,重启也不能改变命运。

此外,名字重复,爷爷的名用在孙儿身上,这本是现实中常见的。职业重复,拉小提琴。命运重复,阿丽达死于海水中,她女儿也是。

重复有催眠效果,重复中的变化时而带来诗意的光芒,福瑟对这一绝技驾轻就熟,可也不免让人好奇,他是如何避免了让读者晕头之前,把自己也弄晕的。

结语

福瑟自称来自挪威西部农村,是爱读书、拉琴的“嬉皮士”,在卑尔根大学学过比较文学的他坚持用新挪威语写作,那是西部特有、根植于方言的书面语。挪威有两种书面语,布克莫尔语和新挪威语。这两种书面语的冲突关乎语言学,更关乎农村和大城市的冲突,以及什么才更代表挪威的问题。布克莫尔语是经改编的丹麦语——从丹麦和挪威合并的岁月开始,新挪威语扎根挪威方言。如今仅一成学生选择学习新挪威语。福瑟认为新挪威语和故乡方言接近,简约而醇厚,以此创造了他的文学景观,在那里,有沉郁,有蓝色和灰色的海洋,有重复出的诗意和节奏。

至于《三部曲》,它让圣经故事和民谣从远古走来,并带着新内容吟咏重复着的人的梦和命运,它关乎生与死、时间的奥秘及明天的希望。尽管其创作涉及多种文体,福瑟愿首先将自己视为诗人,他看重节奏,认为形式和内容交织,内容是形式的一部分,这是诗歌的方法论。

值得一提的是,《三部曲》分段但只用逗号。就像厚重的《七部曲》只有逗号,所谓“一句话小说”。很难想象一个无名作者能说服编辑和读者接受这种处理,很难证明这是名家的霸气抑或天才的自由。表现“意识流”是不难想到的原因,也可推测文本因此添出绵延的梦境感和情绪的迫切感。这一处理带来一定程度的阅读不适,从文学效果看,是否非如此不可,实难言说。

“山西·阳泉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作品大赛”征文启事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文化方针政策 and 省委要求,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展示青少年科幻文学爱好者的艺术才华,搭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平台,努力营造全社会热爱科学、热爱文学、热爱创新的浓厚氛围,推动我国科幻文学艺术事业快速发展。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共阳泉市委宣传部研究决定,在刘慈欣故乡举办“山西·阳泉首届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作品大赛”。具体内容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 中共阳泉市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科幻文学专业委员会 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刘慈欣文学院 阳泉市作家协会 二、征文时间 2023年4月8日至7月7日。

三、征文要求 (一)本次征文对象为35周岁以下的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爱好者。(二)参赛作品应充分体现科学幻想这一宗旨,注重构思,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展现想象力,要求主题积极向上。(三)参赛作品的体裁为小说,字数控制在2万字以内。(四)参赛作品必须为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严禁使用高仿、代笔、抄袭他人作品参赛。否则造成任何法律纠纷或责任,作者自负。如因参赛者的抄袭、侵权等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负,大赛主办方有权在任何阶段单方面取消其参赛及获奖资格。(五)参赛作品一律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指定投稿邮箱为:yqkehuanwenxue@126.com,邮件主题务请注明“青少年科幻征文+作品题目+作者名字”(如:青少年科幻征文+《三体》+刘慈欣),不以此例备注者,一律视为无效稿件。稿末请注明作者真

实姓名、工作(学习)单位、个人简历、详细地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必须提供),以便通知评选入围结果。(七)凡参赛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启事之所有规定。四、奖项设置 1.大赛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分别给予一定奖励。2.大赛设优秀奖若干名,赠送刘慈欣签名《三体》小说全集1套。五、活动安排 (一)评奖结束后,将在“山西·阳泉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宣传周”期间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二)世界著名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将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并出席颁奖仪式,为获奖作者颁奖。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53-6669917 联系人:尚丽仙 13835306966 颜晓晨 18235380632 山西省作家协会 中共阳泉市委宣传部 2023年4月7日

《鍾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180.00元 《鍾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80.00元 2023年双刊征订

2023年第2期目录 写给你的诗(短篇小说) 张元 诗与诗人 箫火(组诗) 周庆荣 时间灯塔 黄礼孩 星光认领晚睡的人 马累 我如何变成我们(组诗) 孙月霞 坐在一幅画里 一如 充血之棺(组诗) 汗青 荒林拾叶 奇书 王彬彬 泥丸小记 滇西南三章 雷平阳 钟山记忆 纳兰容若:否定的花朵 沈荣均

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通过微信了解 and 购买本刊。 官方微信 欢迎邮购 款寄:210019 南京梦都大街50号钟山编辑部收,免邮资。请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话:025-86486038。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3年第四期 邮发代号:82-106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后海 占 北方密码 姚蔚梅 空心火 李榕 空林晚 孙郁 新锐 长河 三三 阿古,阿古 加主布哈 创刊二十年经典回顾 手 张 炜批注,点评 他始终未得到过公正的评价 ——与张炜谈美国作家 舍伍德·安德森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20.00元,全年定价240.00元,请您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登陆《北京文学》微店 or 杂志铺购买(http://www.zazhipu.com),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国外邮发代号:M1780,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电话:010-66031108/6607606。